

雪域高原的生命诗行

○王璐

党益民不仅创作了十多部深入人心的长篇小说,而且他的诗歌也独具风格,颇有建树。诗、书、画合集《雪山上的脚印》,集中收录了他创作生涯的三百多首诗歌,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匠心之作,也最能代表他成熟期的创作风貌。

一位以写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见长的作家,怎么会去写诗,而且诗情澎湃、诗意盎然,诗心和诗行都比金子还要闪亮?其实答案就在他的诗中:“高原缺氧/失眠的时候/诗会悄悄走来”。还有一首:“其实高原不需要诗人/因为每一个牦牛蹄窝/都盛满了诗歌”。

“西藏是片神奇而美妙的土地,它教会了我什么是敬畏、什么是感恩、什么是奉献。我的生命已经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从黄土高原到世界屋脊,从乡村青年到共和国的将军,党益民的人生轨迹,是一场关于青春、理想、奉献的伟大迁徙。在雪域高原的灿烂阳光下,他的身影有些渺小,但他的精神追求,却如喜马拉雅山一般,巍峨耸立。诗从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去,生活就是诗,诗的土壤就是生活。诚然,高原就是他的书桌。那山,那水,那里的一草一木,就是他播种的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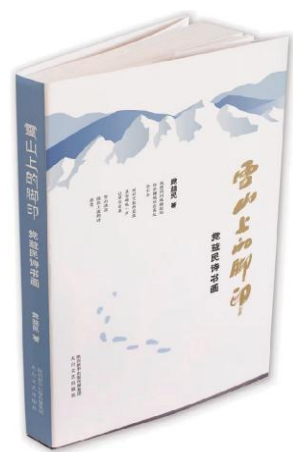
党益民是军人,常年驻守雪域高原,他的足迹遍布高原的角角落落,他的身心已

与高原融在了一起,喜怒哀乐忧思愁尽在其中,高原不仅是他驰骋的战场,而且是他的精神家园,所以我更愿意将他的诗作称为“高原诗”或者“高原微诗”。虽然说他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诗人,但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因为他写的诗很纯粹、很纯真、很纯美。之所以称其为微诗,因为它具备了微型诗的特征:语言文字简短,修辞精到、富于诗意的文采,常常暗含哲理、构思新颖、内涵深刻。每首三行不超过二三十个字,有意象、有哲理、有想象力、有张力,哲理叙说有肌理质感。短小的篇幅利于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快速阅读,形成心灵上的文化审美互动和交流。微型诗以简单的、相对单薄的极致语言为载体,便于读者轻易地领会作者文本的创作题旨,从而具有与篇幅相对较长的诗歌不同的阅读感觉。

微诗的创作与功用,是为了表现和记录诗人刹那的感觉。或抒情、或说理、或是情理交融的慨叹与歌咏,都应该是生活的浪潮,在诗人心版上撞击出的水花。党益民的好多诗都富有哲理性,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哲思与禅意的光芒,总会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读后让人很受启发、很受教益。如:“佛门,来去自由/你来,欢迎/你走,不送”。短短十四个字,说明了一个道理:问道在其中,修行在自身。再如:“风很自由/但

她的走向/有时由山谷决定”。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包括你的梦想、你的奋斗,都是由你自己来支配的,但这种自由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受到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有时候也需要根据环境等实际情况做出改变。“鸟儿叩叩山石/不为觅食/只为听声”。你可以想象,在空寂荒凉的雪域高原,就连鸟儿也是孤独的,于是就用“叩石”“听声”来慰藉寂寞的灵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恶劣环境下,人们需要学会适应,需要学会创造。你还可以由此而展开联想,生活不只有三餐,不只是吃饱穿暖、衣食无忧,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生命的价值,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享受,还应该有更高境界精神层面上的追求。

党益民的诗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古代“边塞诗”的风格,或雄浑豪放,或浪漫悲壮,或低回委婉,或高亢嘹亮,都以超然的独特艺术聚焦于我们置身的时代,凸显着诗意的风骨。在新时代诗歌抒写维度的寻找上,给人留下多元而深刻的启示,无不彰显着高原军人的精神气质,构筑着高原将士的家国情怀。



悦读空间

2026年4月22日 星期三
责编:赵命可 美编:刘雯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数字报 www.whysw.org

A05

文化艺术报

新书推荐

《我的夜航船：张炜著作版本图录》



主编:凌济 瓦当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定价:118.00元

《我的夜航船:张炜著作版本图录》汇集了张炜各种版本著作的详尽信息,系统呈现了其著述的时间脉络和空间分布。编者不满足于简单地搜集书目罗列作品,而是努力以用心的编排回应和致敬著作伟大的劳动。图录以创作时间为线索,以重要作品、重要版本为重点,以海量丰赡的版本样式为立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张炜的创作肌理与品貌。

《屯堡》



作者:冉正万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2月
定价:68.00元

在云贵高原的腹地,散落着一种独特的石头村寨。它们既是军事防御的堡垒,也是文明迁徙的驿站。六百年前,一群来自江南的戍边者在此“一手持戈,一手扶犁”,他们与当地的苗、彝等族群从隔阂走向融合,最终形成了被誉为“大明遗风活化石”的屯堡文化。作家冉正万的最新长篇小说《屯堡》,正是将镜头对准了这片独特的土地与这段厚重的历史。小说入选贵州“四大文化工程”,是一部以文学之笔穿透历史烟云,让读者在跌宕的叙事中,触摸大明戍边制度肌理与西南族群融合温度的精品力作。

《灵魂里的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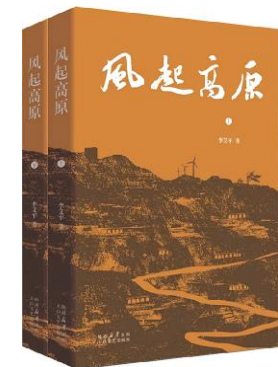


作者:朱鸿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9月
定价:68.00元

《灵魂里的风》分为三辑:辑一《人非草木》,辑二《行万里路》,辑三《我思故我在》。这些作品歌咏饱浸人文历史的自然景观,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也以文学的方式观照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带领读者走入历史烟尘,探寻时间褶皱里的文化中国。这些作品情感浓郁、思想深刻、语言生动而简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有多篇入选语文试卷和语文教材。

“奋斗即希望”的启示价值

○马清彪



长篇小说《风起高原》围绕马志远、石安林、李明辉三位主角四十余年的人生轨迹伏脉铺陈,将他们的事业发展历程融入了陕北黄土高原的时代变迁,从不同视角诠释大变革中的成功都源于奋斗的时代主题。其中,作品所隐含的“奋斗即希望”的启示价值最值得我们深思。

作品开头,三位主角均面临“出身带来的局限”:马志远是农民的儿子,高考失利后只能从乡村教师起步;石安林家境贫寒,靠全家人省吃俭用完成了学业;李明辉出身普通,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建筑行业当技术员。但他们未被“底层出身”定义人生,而是以奋斗撕开命运的缺口,印证了“出身无法选择,但未来可通过双手创造”的逻辑。

马志远的基层仕途堪称“底层逆袭样本”。从井家湾学校的普通教师,到陈家川

乡党委书记;从清水县的“救火县长”,到西都市副市长,他每一步晋升都源于“解决真问题”的奋斗——为农民工子女推行“零拒绝”入学,简化手续、新建“融合楼”;为后梁村搬迁四处协调,争取资金与政策支持。这些行动打破了“农村娃难成大器”的偏见,证明“只要扎根基层、务实干事,底层出身反而能成为理解民生、扎根群众的优势”。

石安林的专业奋斗则展现“技术改变命运”的路径。从煤矿的技术员,到主导矿区生态治理的大华集团高管,他靠“十年磨一剑”的专业坚守,渐渐成长为煤炭行业的“专家级人才”。父亲病重时,他一边兼顾工作,一边四处求医,甚至为父捐肝,在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力下,仍以专业能力赢得社会的认可。这种奋斗启示读者:“并非只有仕途、商海能逆袭,专注领域、深耕专业,普通人也能在不同领域找到价值坐标,让技术成为突破出身局限的‘硬实力’”。

作品覆盖的四十年间,陕北经历多次

时代阵痛。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破冰”带来机遇也伴随风险,煤田开发热潮中的“财富狂欢”暗藏危机,民间借贷风波中的“返贫潮”冲击无数家庭。三位主角在阵痛中未随波逐流,而是以奋斗抵御时代风险,证明“奋斗能让个体在变革中站稳脚跟,甚至抓住机遇实现跨越”。

马志远的“低谷奋斗”最具感染力。身处逆境,他未一蹶不振,而是坦然面对结果,深入反思自身不足;在包办婚姻面前无力挣脱时,他只能隐忍接受;遇到真爱时,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将一腔爱意深深埋藏在心底。这种奋斗不再是“追求仕途逆袭”,而是“接纳不完美后仍积极生活”,他的经历启示读者:“奋斗的终极意义不是‘一定要成功’,而是‘无论处境如何,都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情义的坚守’——这种向内的、温和的奋斗,同样能让人在困境中找到希望”。

《风起高原》中“奋斗即希望”的启示价值,本质是“以普通人的小奋斗,照见时代的大希望”。

现文学的“经典”追求,《三人谈艺录》有着深刻的方法论完整性。

作为一部探索并阐释文学艺术及其发展规律的《谈艺录》,从文本结构到参谈者的洞见自识,都凝结着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勇于创新、勇于批判,民主平等、团结协作的学术精神。它首先表现为领衔阎纲先生虚怀若谷、谦善仁厚的精神品格。无论是就“为什么写作”引发话题,还是就“重真情”发起研讨;无论是倡议“读书好”,还是就“文学与生命”开启思路,字里行间透出先生“唤起两眸清炯炯”的满目热情,“流水前波让后波”的明朗胸襟和“善施嘉谏好议论”的平等意识。正是由于他的倡导和发引,才营造出浓郁的学术氛围,使得参与谈艺的另外两名作家解放思想,持据求真,或因会发明,或争鸣碰撞,或匡正补充,或凝聚共识,从而在读者面前展开一个生机勃勃、生动活泼、亮点迭出的学术世界,赋予这部作品以“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茵园”的人文品格和“追求和坚守真理”的理论锋芒。

收入这部作品的通信,还有个别篇章仍然属于“经验”层面的言说,显得比较质朴和直观。然而,在我看来,经验是理论的“胚胎”,伴随着写作时间的深化,提升到理论高度是必然的趋势。

读《三人谈艺录》

○杨焕亭

科学地遵循文学他律性,是《三人谈艺录》一个显著的理论立足点。文学他律性是标示作家、作品与时代和生活关系的文艺学范畴。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为什么写?它要表达的是作家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二是写什么?它昭示一个特定时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许作家的创作行为和创作主体会以怎样的姿态回应时代的要求。《三人谈艺录》以阎纲先生的《为什么写》开篇,有着鲜明的价值指向。

相比较于对文学他律性的美学认知,《三人谈艺录》花费精力和笔墨较多的是对于文学自律性的探索和思考。一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作为本书的领衔,阎纲先生大声疾呼和倡导“采风是作家的必修课”,指出:“采风不同于研究的调查,即收集事实,在事实中求是。采风是为了领悟世界丰富多彩,体味生活的味道。作品的味道来自生活,来自作家对自我生活的认识。”在这里,先生严格区分了调研与采风的属性相异,从而将采风置于审美经验的美学层面。它本源性地决定着生活的味道,由此而影响作品的味道。

二是思想与艺术的关系。阎纲先生在

《诗是文学的灵魂》一文中谈到不同年代对诗歌美学价值的认知。尤其是在进入鲇背之年回到家乡礼泉以后,他写道:“诗是文学的灵魂!文学的灵魂是爱!爱的灵魂是内省。”以严密的思维构建起层级式的逻辑演绎范式,实现了对思想与艺术关系的审美表达。

对于“思想”在作品中“灵魂”地位的科学肯定,并不意味着忽视以至贬低艺术的美学价值。我在2014年第一封致王满院先生的信中就这样说:“细节的真实是作品成败的关键。”作者引用阎纲先生的话说:“情节是天使,细节是魔鬼。”意在突出艺术美学对思想表达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文艺首先是艺术,是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是心的交流,是真善美……”(阎纲《我在场》)

三是文品与人品的关系。对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中外批评界有着完全迥异的认知,一部《三人谈艺录》,就是文品与人品统一论的宣言。

四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对于如何实

